



HOUSEHOLD
REGISTER

户口本

史杰鹏 著

户口本

史杰鹏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 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户口本 / 史杰鹏著. — 广州 :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 (2017.5 重印)
ISBN 978-7-218-11212-1

I. ①户… II. ①史…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26254号

HUKOUBEN

户口本 史杰鹏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肖风华

策划编辑: 钱飞遥
责任编辑: 钱飞遥
责任技编: 周杰 吴彦斌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恒美印务 (广州) 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 × 1092毫米 1/32
印 张: 12.75 字 数: 220千
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3次印刷
定 价: 3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80517

献给 所有活在户口本里的人

目 录

一 相亲	1
二 结婚	7
三 讲家史	13
四 狗	17
五 分家	25
六 城南旧事	30
七 小菊	38
八 鱼刺	45
九 画鸡	49
十 宝莲灯	56
十一 上海小女孩	61
十二 照相	69
十三 捡钱	77
十四 金顺小学	85
十五 猪市	93
十六 报仇	99

十七 蚊帐	112
十八 游泳	117
十九 大舅和二舅	122
二十 老姜的女儿	126
二十一 一个阴天的上午	137
二十二 两角钱	146
二十三 下雨天	152
二十四 乡巴	159
二十五 詹老师	167
二十六 国庆节	177
二十七 搬家	186
二十八 电视机	194
二十九 蹭饭	212
三十 乡下话	217
三十一 打人	225
三十二 送水	232
三十三 打米	240
三十四 台钳厂的班车	248
三十五 发育	259
三十六 屋后的池塘	264
三十七 红楼梦	272

三十八 金瓶梅	281
三十九 在病中	285
四十 除夕的下午	291
四十一 画画	298
四十二 春游	304
四十三 李鬻婆	310
四十四 春日	317
四十五 两个傻子	324
四十六 淡淡的月光下	331
四十七 饮汤	341
四十八 看电影	345
四十九 诗词岁月	350
五十 通知书	357
五十一 户口	365
五十二 爸爸的旅游	369
五十三 暑假	376
五十四 古籍书店	385
五十五 无题	389
后记	396

一 相 亲

1970年代初，二十五岁的爸爸正焦急寻觅着配偶，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在乡下，大家都要在交配的最佳年龄迅速结合，错过这个村，就很难有那个店。何况，除此之外，他还有生理需要。

好在媒婆很多，很快爸爸就去了相亲。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三店大队的女人，住在三公里外。他上午精神抖擞出去，中午沮丧地推着二伯父的破自行车回来，分开迎上来叫唤的鸡，踏着一地的鸡屎，穿过天井，将自行车支起，拍了拍裤子的灰尘。

婆婆^[1]正坐在灶边煮饭，用火钳夹着一小捆一小捆的干

[1] 婆婆：南昌人对奶奶的称呼。

稻草，塞进炉膛，火光照亮了她半边皱巴巴的脸，红彤彤的，色调温暖，好像一幅古典油画的局部。看见爸爸，她马上站起来，急切问：“怎么样嘛？”

天井对面，大伯母身材肥硕，牛高马大，挺着个大肚子，手里捏着一块抹布；二伯母则抱着出生不久的女儿，正要喂奶，一个乳房还耷拉在外面。她们都停下活，期待地看着爸爸，眼神询问同样的问题。

爸爸的脑袋像摇头电扇那样转了一圈，说：“你们都看过《鲜花盛开的村庄》啦？”

“前几日球场上还放过，哪个会没看过嘛。”大伯母回答。

爸爸说：“那只女的，长得就像电影里头的六百工分哦。”

这是个典故，来自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里面女主人公身强力壮，和男人一样挣六百工分，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模范典型。

“六百工分几好啊，吃得，做得，娶过来，事事都不要你操心。”大伯母说。

“那是蛮难看哦，太胖了嘛。”二伯母表达了不同意见。

爸爸说：“就是这话啰，硬是看不过眼哦。”

婆婆有点失望：“算了算了，再等下，我不相信，像你这样长长大大，又有文化，会找不到人。”

过几天，大伯母的一个亲戚来了。一踏进门槛，老鼠似的四处张望，兼大呼小叫：“金妹啊，你活得蛮不错哦。贵旺老实，不但是只闺崽子，还有一份国营工厂的正式工作，城市户口，又事事都听你的。你硬是命好哦，这一生世，硬是赢得了哦。”又摸摸我堂兄的头：“小林啊，在新家还不错吧？你记到，要拿这里当自己屋里哦，以前的爷^[1]，要抛到二十五里外去哦。”

大伯母打断她：“是哦，是哦，你这么厉害，不如再帮我屋里一个忙嘛。”

“说这样的话，亲戚头上，这么客气做什么哦。”

“我屋里三叔，你晓得啻，今年二十五岁了，你给他介绍一个女崽嘛。”

“金龙是不，还没说人家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包在我身上，我这里就有现成的一只。我屋里老头，你晓得的，大队派他去城里金塔街推粪，租住在金顺大队一家人屋里，那家人家有个女，属鸡，也没嫁人，比金龙小一岁，蛮能干，还当过女民兵排长。现在在村里做赤脚医生，是学雷锋积极分

[1] 爷：南昌人对爸爸的普遍称呼。

子。虽然也是农村户口，但人家落的地方好，不种谷，只种菜，住在金塔街，门口一条好宽好大的柏油马路，人来人往，汽车不晓得几多。还跟你城南这里样的？尽是煤炭渣滓路，骑只车子跑到来，隔夜的屎都要颠出来。一到夜晚，路上没有一只人毛，鬼打得人死……你问下三叔有兴趣不，要是愿意，我就联系他们见一面。”

大伯母说：“这么好的条件，哪晓得人家看得上我乡下人不啦？”

“人家那只女崽什么都好，就是没读过几年书，拖到现在，一门心思想找个有文化的。你三叔不是读过中专啊？现在又是小学老师，话不定谈得成哦。”

“听起来蛮好，那就劳烦你介绍一下啦。”婆婆放下手中喂鸡的碗，隔着天井插嘴。

三天后，一对乡巴佬男女在八一公园门口见面了。男乡巴佬上身穿一件洗得褪色的褐色中山装，下身穿一条同样褪色的绿色军裤，脚蹬一双解放鞋，人瘦得像根干芦苇，划根火柴就能点着，而且烧不了两分钟。他推着一辆二八载重车，车身黄泥星星点点，车杠和车把上缠了一圈又一圈的红色塑料，前后两个车轂中间，还套着自制的彩色塑料装饰，毛茸茸的，但不可爱。女乡巴佬身量矮小，乘船坐车似乎永远可以逃票。两个人一高一低，走在柏油马路上。爸爸推着车，走了几步，主

动搭话：“你住在金塔街是不？”

妈妈说：“是哦。你住在城南大队？听说蛮远哦。”

爸爸想，不远我他妈的找你，又矮，小学还没毕业，就这样还能做赤脚医生，不晓得要害死几多人。他说：“是哦，那明日你还继续在金顺大队做事？”

“什么明日？”妈妈有点摸不着头脑。

“就是结婚以后。”

“哦，你说怎样就怎样，户口迁到你们城南大队也行。”

爸爸想，迁到城南大队，那不成了脑膜炎。他说：“我们国家，子女户口随母，你还是留在金顺大队比较好，虽然说也是农村户口，但毕竟属于郊区，地方也好，就在城里，还发粮票。”

“毕竟。”妈妈回味了一下这个词，说：“这是什么意思？”

爸爸怔了一下，迟疑道：“毕竟，就是好歹。”

“哦，好歹属于郊区。意思是还不错？”

“差不多吧。”

妈妈有点不好意思：“我没有什么文化，第一次听到这只词。听说你是学堂里的老师？”

“是哦。”爸爸回答，“赤脚老师。”

妈妈说：“也蛮不错哦。我这只人，最怕读书了，读过一年半私塾，手心都被老师打得青痛，看到老师就怕。”她的眼光中充满崇敬。

他们绕着八一公园，转了一个圈。妈妈不时地看看旁边围栏内姹紫嫣红的公园，但男乡巴佬对之视而不见，因为进去要花两分钱的门票，两个人就是四分，太奢侈了。一会儿，他们又转回了东门，已近中午，旁边一家国营馆子店门口排起了长龙，排在最前面的一个人，双手高举着钱和粮票叫嚷：“一碗肉丝面，一碗肉丝面，对，啊，就放那一点子肉啊？多放点子啦。”服务员回答：“放几多肉，国家有规定，不是你想吃几多就有几多的。”那人说：“国家，国家有几多事要管，会管你放几根肉丝？你硬是扯卵蛋哦。”服务员说：“我扯卵蛋？你就不说自己事多。到底吃不吃哦？不吃靠边站，不要挡到人家——底下。”他指着后排那个。

妈妈停住了脚步，望着人群，咽了一口唾沫。爸爸觉察到了什么，赶紧说：“我的脚踏车是借我二兄的，他下午要上班，必须按时还。我先走了。”说着已经飞身上车，没入前方一条小巷，眨眼没有了踪影，像一只受惊的蟑螂。

妈妈呆呆站着，嘟哝了一句：“看样子，是一只铁公鸡。不过蛮高，也蛮有文化。”又嘟哝了一句，“毕竟。”

二 结婚

爸爸推着自行车，走过天井，支起车，迎着大家询问的目光，说：“好矮，硬是一只地梭梭^[1]。”

大伯母说：“又没看上啊？你好挑哦。”

爸爸说：“哪个说了没看上嘛。”

过了几天，他把妈妈带回了城南家里。那是一栋老宅子，青砖灰瓦，大门门券皆用红条石砌成，足有三四米高，两扇木门也因此显得巍峨巨大。门前还搁着两个红石的墩子，不知当时派什么用场，也许上面曾经蹲坐过石狮，但已了无痕迹。

妈妈站在门前，对爸爸说：“这么大的房子！你屋里是

[1] 南昌方言，指像梭子一样在地上奔，一般形容人很矮。

什么成分哦？”

爸爸说：“中农。其实应该算贫农，我小时候穷得连短裤头都没有穿，哪有资格当中农嘛。”

婆婆本来满脸笑容，听到这话，有点不高兴：“没有短裤头穿的时间，你还在穿开裆裤。这家家户户，哪个细伢子不穿开裆裤，哪个穿裤头？”

爸爸尴尬地笑了笑，不说话。妈妈仰起头，说：“这两扇门好大，看得人头昏。”

接着，他们去参观爸爸分到的小屋。那是整栋宅子里面积最小，也是位置最靠后的一间。虽然铺着地板，但经历多年沧桑，色泽黯淡，木质磨损，萧然残破，看不出有油漆过的痕迹，也不知道本来如此，还是已被岁月的脚步磨光。隔三差五能找到一个老鼠洞，黑咕隆咚，手电筒也照不到底。走在上面，传出一阵阵空洞的响声，仿佛鬼魂在地板下奔驰。

妈妈四处张望，说：“好暗。”又仰头看着阁楼，“这半截楼有点吓人，跟有鬼在上面吃饼样的。”

爸爸说：“你胆子这么小啊？毛主席教导我们，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再说，这世界头上，哪有鬼嘛。”

妈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爸爸继续介绍：“我大兄那间房，就没有阁楼，面积也

大一些，家具也精致一些，椅子背上都镶满了彩色玻璃，还有好几只彩色的瓷瓶。”

“精致？”

“就是做工好。”

妈妈笑：“你们有文化的人，说话都不同的。这栋房子原先是哪个的嘛？”

爸爸说：“当然是地主的，我依贫下中农还做得起啊？土改的时间，民兵拿他牵到天井里枪毙了。有两个崽，自己找了块空地，搭了间茅棚子住。房子就分到我屋里了，但不是归我一家所有，比如那间厢房，是分给另外一个人的，去年我二兄才拿它买下来。”

妈妈说：“哦，是地主恶霸的房子，剥削劳动人民血汗建的，怪不得这么好。”

他们很快结婚了，新房就是这间阴暗的屋子，床上叠着崭新的枕头，枕套上绣着葵花朵朵，金黄耀眼的花盘，碧绿的葵叶，一轮通红的太阳光芒四射，象征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旁边绣着一列飞扬跋扈的红字：大海航行靠舵手。一切都花团锦簇，但不能驱散屋子的阴霾。黑漆漆的半截楼，布满鼠洞的地板，灰扑扑的衣柜，油漆斑驳的椅子，隔着岁月朝他们窥望。

每天晨光熹微，妈妈就爬起来，要去大队上工。爸爸也

只好跟着起来，打着呵欠，推出二伯的自行车。他必须送一送，因为金顺大队在七八公里之外，要先越过一段三公里左右的煤渣路，两边都是稻田，一望无际；村庄三三两两，散落其间，像青草丛中一堆堆狗屎。不通车，三公里之后，才是柏油路，有公交，要坐五站，费用一毛五，来回就是三毛。这不是一笔小数，何况来回颠簸，很不轻松。

送当然也只送煤渣路那段，碰到爸爸早晨一二节有课，送这点路也没时间。于是他们商量，要一劳永逸解决这个问题。男的说：“在金塔街租得到房子不？”

女的答：“罗细贱屋里有一间小偏房。”

“几多钱？”

“没问，五块钱一个月应该差不多。”

“那你就问一下，五块钱可以考虑租下来，能再便宜些当然更好。”

从此妈妈不再来回跑，罗细贱家，离妈妈的娘家，步行只要三百米，她每天上工下工，再也不用急匆匆赶路。在娘家吃饭，本来也并没有分家。爸爸则留守城南，隔三差五进城和妈妈团聚。

那是一个非常狭小的所在，昏黄的电灯光下，妈妈给我喂饭，她小心翼翼跟我商量：“我肚子痛，你自己吃好不嘛？”